

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
Walking on the Edge of History---Zhonghe Town

钟合阶 编著

中和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Literary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

Walking on the Edge of History---Zhonghe Town

钟合阶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Literary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历史的边缘行走中和场 / 钟合阶编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034-3541-6

I. ①在… II. ①钟… III. ①商业区—概况—成都市
IV. ①F727.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9806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封面设计: 杨学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顾斐化

印 装: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240 1/16

印 张: 21.5 字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中和场的历史记忆与期许（序）	001
----------------	-----

社会史话

解放前中和场的社会概况	004
四十年代府河航运概况	017
府河水利话沧桑	033
姐儿堰琐记	042
解放前中和场水电厂始末	046
中和场解放前学徒的生活	049
中和慈善会	054
府河渔趣掇拾	058

工商杂谈

罗必云的云龙照相馆	064
鸿兴公丝烟铺	071
中和场的邮政代办——“益寿堂”	077
中和“立大茶号”	088
解放前中和场茶馆生活扫描	091
中和茶旅第一馆——协和旅馆	094
特殊的行业——“斗行户”	101
香飘四季的“稻香村”	105
盐店巷子徐铁匠	110
中和剪刀	115
中和伏晒窝油	119

人物记事

- | | |
|-----|--------------------|
| 124 | 创办四川第一个农村水电站的邹昕锴 |
| 132 | 刘豫老疏散在中和场轶事 |
| 135 | 徐炯与华职校校歌 |
| 139 | 徐孝恢先生事略 |
| 141 | 从“破帽使君”到“闲云高士”的程春渠 |
| 146 | 一代名师汪德嘉 |
| 152 | 赵君雨眠事略 |
| 155 | 赵雨眠先生的艺术 |

岁月记忆

- | | |
|-----|--------------|
| 160 | 华阳县中和场剿匪平叛经过 |
| 168 | 中共中和特支 |
| 170 | 华职校的学潮和反饥饿斗争 |
| 175 | 中和民众自卫队 |

文卫春秋

- | | |
|-----|---------------|
| 179 | 李氏备治私塾 |
| 183 | 解放前中和场的小学教育 |
| 186 | 华阳县立职业学校之创立 |
| 194 | 华阳二中学生生活拾零 |
| 201 | 中和场的川剧玩友 |
| 207 | 川剧玩友会 |
| 209 | 炳荣沪戏班 |
| 210 | 从“二十八宿”到中和卫生院 |
| 214 | 中和场的中药堂号 |

民间节会

开场会	219
三婆会	220
挂灯会	221
松柏会	222
清醮会	223
少英狮灯会	224
龙灯会	225
牛儿灯会	226

民间传说

陆萧桥	228
聚宝沱	229
祝王山	230
十八步河心	231
双龙	232
姐儿堰	233
龙灯山	234

中和名食

屈清云的豆花面	236
吴全福的臊子豆腐	237
邵春廷的挂炉烤鸭	238
曾炳元的干牛肉	239
熊国全的牙牙饭	240
观音阁邹记甜水面	241
鱼市桥彭油糕	242
柴市坝的谢牛肉粉	243

诗词联赋

- | | | |
|-----|--|-------------------|
| 245 | | 暑夜宿中和场 |
| 245 | | 中和人家 |
| 246 | | 中和小镇 |
| 246 | | 欢送抗日远征军 |
| 247 | | 刘豫波诗联 |
| 247 | | 赠陈渊如 |
| 248 | | 书赠中和药店新张 |
| 248 | | 题石兰 |
| 249 | | 题纯阳祖师联 |
| 249 | | 题扇面 |
| 250 | | 1945年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门联 |
| 250 | | 观祀神行大礼有感 |
| 251 | | 华职校校歌 |
| 252 | | 中和名镇赋 |
| 254 | | 和美教育赋 |

附录

- | | | |
|-----|--|-----------------|
| 257 | | 中和场的社会变迁 |
| 290 | |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集镇与农民生活 |
| 307 | | 中和街道建置沿革 |
| 309 | | 中和汉广都故城考略 |
| 313 | | 中和场宗祠会馆 |
| 315 | | 中和场姓氏杂谈 |
| 317 | | 中和场古寺庙 |
| 320 | | 中和的街道杂谈 |
| 323 | | 中和场老地名 |
| 325 | | 中和场的老桥 |
| 327 | | 江天一览 |
| 328 | | 中和场的行会 |
| 331 | | 解放前中和场的市场 |

中和场的历史记忆与期许

(序)

中和，是府河之滨的一座城市。

中和场的称谓，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对于她傍依守候的母亲河而言，这里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也都在静静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轮回里，每一段朴素的文字，每一帧平凡的画面，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有着之于人生亘古不变的永恒。在这样一本还原中和场平凡历史的书中，回忆品味的痕迹尤为浓厚。

一沙一世界，一念寓永恒。越是朴素就越趋向于本真，在这本介于正史与野史之间的极具可读性的书籍里，众多作者的朴素记录，让我们感受到了川西小镇历史的厚重，社会的多元，生命的跳跃，定格的风情，以及微言中所展现的人生大义。这样一些朴素的平凡，就是这座被府河之水滋养的城市或者小镇的全部。

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曾经有幸并且正奋斗在中和场这块厚重又肥沃的土地上时，每个人都异常充实地感受到其强劲跳动的脉搏。确切地说，是她的脉动与我们的青春激情一起同频共振，是她的辉煌历史与璀璨未来让我们为之奋斗，为之辛劳，为之动情，为之涕泪交集。这里的天，这里的地，这里的人，都是那么地让人感到亲切，仿佛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就曾经有过一次相遇，有过一次深情地回眸。在经历众多的变革、变故、变化以后，天、地、人都更加地富有生机，呈现出富于嬗变的美丽。

基于当下中和场的朴素，我们已经能预见其潜在的美好。我们感悟、感恩、感激：我们感悟历史，她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源远流长；我们感恩双流，她是我们汲取养分的强大根系和肥沃土壤；我们感激高新，她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充满变革的起点上去拥抱一个崭新美好的未来。

想到和写到这里，一切语言和文字都已变得多余。

梁 平

张勇军

2012年6月

社会史话

解放前中和场的社会概况

◎ 向福贵

行政组织

解放前，华阳县是国民党四川省府的“模范县”，“中和二场”（包括中和、中兴两个场和一个乡）是华阳县的首场。中和总面积近二十平方公里；可耕地近二万四千亩；人口一万四千九百多。这个乡平坝多丘陵少，府河纵贯全乡，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市镇人烟稠密、水陆交通方便，工商业兴盛，向来受到华阳县政府的重视。

中和场设一镇公所，有正、副镇长各一人，主管全乡行政。设镇队副一人（镇队长由镇长兼），管理全乡的“自卫队”及征集壮丁等事务。所里有一个班，由二十名乡丁组成，以维持地方治安。镇公所还有专管民政、户籍、财粮的干事各一人。在镇公所下，设有“乡镇民代表会”，有代表三十二人（每个保产生代表二至三人）。

在行政区划上，全乡分为十一个保，每保设正副保长各一人（副保长兼保队副）。街区上场为第一保、下场为第二保，乡村九个保，三、四、五保（即新民、朝阳、瓦子埝、张家寺大队）。六、七、八保（即应龙、陆肖、新华、双龙及化龙大队）。九、十、十一保（即建设、五岔子及双土大队）。每个保又划分为十至十五个甲，每甲设甲长一人，管理十至二十户人家。

操纵这些机构，在场上称王称霸的是：“张家天下，苏家党，吕氏门中三队长”。“张”指的是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农会会长张世道，前任联保主任张述周，卸任军阀杨森的军需处长张述猷、镇长张德光、镇队副张崇富；“苏”，指国民党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和府河

县党部执委、中和小学、华阳职业学校校长苏学海、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苏善全；“吕”，指的是卸任大队长吕次洲、幺队长吕次澜及吕泽民。

所谓“民主选举”

为了标榜“民主”，镇长等人员都是通过“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人员，无论镇长、乡镇民代表会主席等，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居住年限（一年以上）、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私学五年）及财产状况（须有土地）等。

在选举过程中，真是花样繁多，笑话百出。“竞选人”拉“选票”的一般手段是：“油大选”、“炮选”、“贿选”。如当时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同行政院长张群（都是华阳人），在竞选“国大”代表时，为了拉选票，便在事前多次到中和场请袍哥码头、四乡保长、绅粮等头面人物以及各姓氏的同宗会首等，吃“油大”，送礼品。一次，严啸虎专车来中和，在“荣合园”大饭铺内的酒席上发表“竞选演说”道：“华阳县出红苕，希望各位转告众父老、诸姑伯叔、兄弟、姊妹们，把我严啸虎当成红苕，每投我一票就等于浇了我一档尿水，多浇点尿水，让我这根红苕长得大些，我们华阳县也可出一根大红苕嘛！”此乃“油大选”之一例。

所谓“炮选”就更是强人之愿了。“选举”时，会场内外乡丁、自卫队荷枪实弹、警卫森严，特务打手出入其间，并有巡逻队往来巡回，以武力相威胁。十几个代表选票的席位均有人喊：“请投某某的票！”选民们稍有异议，即有大祸临头。在此条件下，选民常以保命要紧，遵意填去，出场后便解嘲说：“管得他们选的是哪个哟！”

李驼子之被“选”上副镇长，则是“贿选”的典型。竞选前，他先

给华阳县县长徐中茂送了二十石黄谷，由财政科长、“精诚和联社”码头的舵把子王灿如转交，“精诚和联社”是中和场袍哥“仁、义、礼”三堂上流人物联合组成的袍哥码头，又花四十石大米请客。李驼子多次给李氏同宗会会长李珍儒说：“县上已经弄好了，只要镇上通得过就行了。如果能选上，我们李姓门中也是一大幸事嘛。”李珍儒半奉承半讥讽地说：“清朝的施不全又麻，又跛，又驼，还是做了清官。你和他比，总算不麻麻，为啥子不可以当官喃？一定叫他们支持你！”

吕次澜在竞选镇长时，更是金钱买“道”、软硬兼施。凡愿投其票者，每人送法币五元。保代表赵子清得了五元，未投吕的票，吕当众打了赵两个耳光，并骂道：“你狗日的，吃老子五元钱，不投老子的票，真没良心！”凡此“民主”种种，真是不一而足。

各种苛捐杂税

这些乡绅豪霸们，一经当选，便更加疯狂地搜刮财富。他们以代征捐税为名，大饱私囊，其名目之多，令人吃惊。

中和场是水陆交通的码头，其关卡捐税少说也有十种之多。

“红灯捐”：政府高喊“禁烟”，合法烟馆和瘾民却比比皆是。仅中和场，卖鸦片的“红灯烟馆”就有三十三户，每户按月缴“红灯捐”大洋三元。仅“合法”的“瘾民”就有五百多人，每人每年领“瘾民证”时，要缴大洋一元（有了“瘾民证”，就可合法在家摆红灯吸鸦片）。其款额由“禁烟稽查所”上缴“禁烟督办公署”。此外，为了填满私囊，镇公所及乡丁们还经常借故敲诈勒索，“扯地皮疯”，“按烟馆子”，抓“烟灰”^①。如被抓者系外地“烟灰”，便绑去卖壮丁，卖一个壮丁可以得四、五石米，还可顺手拿走鸦片，于是鸦片禁而不止；“烟灰”越抓越多；“禁烟”者成了烟、钱双进者。

“团防捐”：地点设在沙坝头，上下船只必须在此靠岸，缴纳团防捐二至四百文。

“摊捐”：摊贩每天必须向团防纳捐二百至四百文，否则不准摆摊。

“直接税”：属川西区直接税局及中央直接税署，设查征所于益寿堂药铺后面，船上货物成交后，须向该所缴纳营业税3%。若卖方赚钱，还必须缴纳所得税。

“印花税”：在罗春台百货店后面设“印花税所”，检查来往船只

所载货物是否在包装皮上贴足了占货物金额3%的印花（发货单）。此税本来属“直接税”征收范围，但当时吕次澜把它包了，由邓润之当“巡丁”，每天手提铁钎，挡住上下船只检查，处罚违者，乘机捞油。

“水陆稽征所”：设于“王爷庙”，抽“百货厘金”。上下船只所载之物除大粪外，均须缴纳1%的税款始得通过。点货者经常故意刁难，乱敲竹杠。如遇此情，船家只得低声下气，另塞“包袱”或送钱行贿方能免灾。否则“翻船点货”，耗时费财，不得好果。

“统捐局”：即“货物税办公处”，设在“大麻柳树”，对烟、酒、糖、茶、煤、皮毛等征税，称为“间接税”，这些货品在出场、出厂、出矿时，已缴了一次税，运售时，除了查货验票外，还要向本场纳税。

“马路捐”：征收所设在太平街，每辆黄包车月缴大洋一元。

“壮丁费”：当时抽壮丁去补充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名为“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实际是买壮丁或拉壮丁去交。买壮丁的费用由各户摊缴，无论有无壮丁，均须摊款。有钱有势之家，即使有丁亦是出钱的。一般场镇居民，每户月缴米五升至一斗，乡村农户按亩摊捐，每亩交黄谷二至三升，由保长收缴镇公所。买一个壮丁大约要用四、五石米，实际上所交的壮丁，用壮丁费买来的很少，大多数是把过境的单身行人或当地的贫苦劳动者估拉去充当壮丁，而百姓所纳之“壮丁捐”却被乡保豪强们私吞了。

“牙行斗秤税”：以招标方式进行收税。豪强们一承包斗秤税后，便垄断了粮食市场的斗、秤衡量具。若农民有粮食上市出售，斗户们量粮时，都要在箩筐上面放斗筐。斗筐，中间故意弄窟窿，粮食倒进升子，溢出者便沿窟窿流入箩筐内，归“斗户”所有。卖粮农民还要另给升子钱。尽管升子上面烙有“平口硬刮”字样，量粮时，斗户们却借口新粮上市水份重，要“平梁高一指”才行。这一来，堆溢到箩筐内的更多。因此，卖粮的农民不仅纳税，还要蚀粮。

除借捐税搜刮群众外，镇公所还有许多贪污门道，如公开地瓜分“仓库余粮”。当时乡镇有“田粮征收处”，乡镇长兼主任，另专设副主任，以曾某某、谢某某、巫某某作斗手。他们在倒斗、印斗时施用技巧，每次征粮后，总会多出大量余粮，自然该乡镇人员各分秋色。另有公粮、积谷、出卖条子等均可大捞油头。在他们看来：“做官不整钱，

枉自读圣贤”，因而借民膏以肥私囊，也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袍哥码头

中和场的袍哥码头有八个。即“中和公”（仁字），正舵把子李质文，副舵把子邓静斋。“义和公”（义字），正舵把子缪肃宽，副舵把子卢紫微。“礼贤公”（礼字），舵把子徐德门。上述三“公”合称“仁、义、礼三堂人”。“三堂人”中的实权派和活跃份子又联合组成“精诚和联社”，以华阳县政府财政科长（后为简阳县田赋管理处长）王灿如为正舵把子，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贾同文为副舵把子。而“仁字”中不得实权的人们又到“新观音”、“乔家寺”等地另立与“精诚和联社”相对的“桃园会”（舵把子黄永兴、易方谷）。“盟友会”（因当舵把子须有一定声望者，而此会尚未选出舵把子就解放了，故无舵把子）。另有部分从“义字”中分化出来的，号称“飞机”、“亡亡”，推蒋云、李德生为舵把子，自成“龙船会”。而各码头的舵把子及“仁字”中的“出三大爷”的子弟们又推李荣根（即“仁字”舵把子李质文之长子）为舵把子。

除袍哥外，还有“青帮”。青帮内部论班排辈，在一个大的区域内有一个总的香堂。当时中和场青帮的排行是“廿二”、“廿三”、“廿四”、“廿五”等，分属于杨岸青、陈森云、王熙平、陈渊如和黄桂轩的老师等五个香堂，而五个香堂的老师又都要与成都直接联系。

庙宇、神会及赌场

借助神权进行统治，是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段。而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黑暗，生活苦痛，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亦常寄希望于天国，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解放前夕的中和场也同其它城镇、乡村一样，庙宇密布，“神明”遍地。

其时，中和全乡除了众多的小型土地庙不计外，大中型的庙宇就有三十三座。将近一华里长的街上，就有庙宇十七座。如川主庙、楚碧宫、文武圣人庙、江西馆、黄州馆（又名帝王宫）、广东馆（又名南华宫）、湖广馆（又名禹王宫）、城隍庙、东岳庙、灶君庙、观音阁、王爷庙、阿弥陀佛庙、土地庙（又名财神庙）、坛神庙、药王宫、慈善堂等。

在乡下的十六座是：梁家庙、陈家庙、邓家寺、流星寺、张家寺（又名清凉禅院）、新观音、韩家庙、水龙庙、五显庙、乔家寺、德兴

寺、张家祠、五通庙、白庙子、罗家庙、观音堂等。有的庙宇规模是相当大的，如城隍庙，里面塑有十殿阎罗，菩萨除了泥塑的还有木雕的，木雕的用来供“出驾”之用。每年正月十一日开场会，五显菩萨出驾；三月初三日，三婆娘娘出驾；五月端阳，瘟、火二神出驾。出驾的菩萨都是木偶真袍，避凶趋吉的人们都将希望寄于菩萨。

以一般工商业者为例，尽管他们参加了袍哥、青帮，仍然要受到各种恶势力的压榨威胁，在靠人无着反遭其害的情况下，只得去乞求神灵、趋吉避凶了。于是一般工商户除供奉着“福禄财神”外，还按经营的不同行业参加各种神会。这类神会当时有三十多种：如三官会，属茶水、面饭业；三皇会，属丝棉织、零布业；轩辕会，属机制、手工缝纫业；杜康会，属零酒、酿酒业；詹王会，属包席业；桓侯会，属屠宰业；炎帝会，属丝、叶烟业；鲁班会，属大小营建、木工业；药王会，属咀片业；雷祖会，属粮食业；罗祖会，属理发业；王爷会，属与水运有关的行业；文昌会，又名大成会，属苏裱业；老君会，属铁业；梅葛会，属浆染业；孙祖会，属鞋业；蔡翁会，属纸张业。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牛王会、土地会、五显会、财神会、关帝会（又叫单刀会）、川主会、瘟祖会、火神会、三婆会、东岳会、松柏会、观音会、喜神会、慈善会等。这些神会都有“会首”承头，这些“会首”由该行业中有“声望”的人担任，负责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事务，如唱戏、酬神的筹款等。每逢举办神会，会首照例要大捞一把，摊派捐款时，多摊少缴，专门吃人。如三婆会每年都要唱戏，而戏班子因为搬迁麻烦、费用又大，若请唱的戏不多，是不来的，因而每次都要唱几本戏。由于唱戏不属任何工商行业，牵涉面又广，因而戏钱是各行业、各人分担的。街上所有摆摊的都要出钱，而这钱又是由会首硬摊到户的。会首们往往多摊浮报，从中贪污，小户们出钱免灾，无敢稍有异议者。实际上这些封建神会，只代表了大户的利益，大户们成了专门吃人的真正的“活菩萨”。

不仅如此，“会首”和袍哥首领们还经常利用赌场大捞油水。于是中和的赌场也同庙宇神会一样，“遍地开花”。在中和，赌场又称为“鸾场”（取鸾钱的场合）。每至旧历春节期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六，遍街都是牌九、红宝、点张子、掷骰子的。除庙堂、街上外，赌场最集中的老鸡市坝、柴市坝、东岳庙等地，达到了呼五唱六之声，不绝于耳；灯火通夜而明，不知昼夜之别的境地。

平时，尤其是逢场，柴市坝便是“仁、义、礼三堂人”联合摆赌的地方。名为照顾“干兄弟伙”，实则是输打赢要，估倒在场合上抓钱吃饭。徐金山等人就是专门到处赶场，给拜兄伙“提口袋”（即当宝脚）。而出三大爷黄克厚则专门摆“点张子”，这是骗人钱财最凶狠的一种手段，因为虽是六个骰子在摇，而牌子却是36张，本人只占一张牌的点子，“宝官”要占35张，所以注定是有赢无输的。“礼贤公”舵把子徐德门也个人在柴市坝摆“点张子”，其管事秦瞎子又带上“油子”陶跛子在鱼市桥安“人人宝”（即三张扑克牌。两张是点子，一张是有人头像的，押着人头像的那张即是赢家）。没人安宝时，他们便“打假叉”、“开慢宝”，诱人上钩。总之没有不赢的时候，也没有被人赢走的时候。至于平时，经常性的摆场合、打扑克、搓麻将的就有几十家。有的人输光了，要想“捞稍”，就将衣服脱去当了（当时，中和有当铺六家），以至于输得来冬天只穿一件衣服。于是甘蔗市的巷子及粉店巷子即因之被呼为“刮皮巷”。有的竟至于不顾善恶报应，神灵的处罚去铤而走险，偷盗抢劫。

一般工商户的处境

中和场是一个大场镇，农副土特产品上市量大，又是交通枢纽、水陆码头。成都运往仁寿、井研等县的工业品，从仁寿运销成都的蛋禽、煤铁、棉花及资阳、简阳运至成都的烧酒、红糖等农村土特产品均得经过中和镇。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多靠肩挑背驮。每天均可看到数十根以至上百根挑子成帮成串地往来上下于成仁公路及中太（中和、太平两镇）大路上。中和镇又位于府河之滨，是成都市到宜宾、泸县、重庆航道上的码头。在洪水季节，河边上停泊的木船有时竟达三、四百只。从渡船口起到龙王埝或五岔子桥头，上下排列一公里多长。这些船停泊后，船主、船工、商旅上街吃食、购物、过瘾（吸鸦片或喝酒）者络绎不绝，街上熙熙攘攘，直至三更天气，尚是人来人往，灯火通明。

每至枯水季节，木船不能直抵成都，必须在中和上岸，经陆路转运。邛（崃）、崇（庆）、蒲（江）、大（邑）、名（山）、眉山（山）、彭（山）、丹（棱）、青（神）、犍（为）、乐（山）等顺河地区的土特产品，如大米、盐巴、薪炭、木料、纸张等用人力板车转运到成都或东山五场（龙泉驿、甑子场、柏合寺、贾家场、窑子坝）时，也须由此起岸。因此每日人力板车、鸡公车及担、抬、背等运足的，均